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與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板

阿果

個人簡介：相信文字，迷戀城市，嗜讀作者簡介。

# 覆亡寓言 (或作，預言)

敬啟者：

據史書記載，這種類名為智慧人種（或作人類）的有機生命體是倚賴名為心臟的器官維生，然而經過對H8K52城生命體的仔細觀察，我開始質疑這種中學歷史書籍對其餘星球敘述的正確性。就我的觀察而言，H8K52城的生命體似乎更仰賴繫在其軀體上的金屬匣子生存。作為尋索宇宙文明的探險家，我必須詳盡地描述這種金屬匣子對人類的重要性，因為這，與其種類覆亡的原因有著極其明確而直接的關係。

我是從鬧市中的一座商業交易場所購得這金屬匣子的。你或許會以為，既然這種金屬匣子對人類的重要性如斯顯著，那麼要取得它應該是極其艱巨險峻的任務吧。這絕對並非事實。相反地，金屬匣子在H8K52城的各處皆有出售，有好些販子更是明目張膽地在沸沸揚揚的街心巷弄公然把匣子晃晃蕩蕩，臉無懼色。金屬匣子之所以滿目可見，全因H8K52城人類對它的趨之若鶩。據悉，當初他們大多裝嵌其餘類型的金屬匣子，形狀不一，而對現時流行的這款金屬匣子沒特別好感。我曾經把這金屬匣子拿上手端詳量度，以人類的度量衡作基準，匣子長115.2毫米、闊58.6毫米、高9.3毫米，重量則為137克。外形是平板式的長方形體，前後各蓋以人類命名為玻璃的二氧化矽材質。插上電源後，金屬匣子的一面將變為觸控螢幕。其功能涵蓋虛擬郵件、行動通話、收發訊息及網絡瀏覽等。由於人類的科技水平僅與我們七千年前的祖先相似，故關於該金屬匣子的詳情在此不贅。

事實上，這款金屬匣子的興起可追溯於H8K52城生命體滅亡前的大半年。那時生產這款金屬匣子、以水果為品牌標誌的公司剛剛推出匣子的第四代版本。第四代的匣子不單修復了前三代的弊病，更於運作系統、螢幕解析度等多個層面上取得人類科技層面上的革命性突破。經過H8K52通訊傳播媒體的大肆報道後，這款嶄新的金屬匣子迅即在當地的生命體之間變得炙手可熱。寫到這裡，為了更簡便地回顧、敘述H8K52城生命體的覆亡史，我們姑且把那種金屬匣子以標碼iPn4hoc代替。iPn4hoc正式在當地交易場所發售當日，H8K52城掀起一場搶購風潮。數以千計人類聚集在發售點周圍，一邊把玩手中已然顯得過時的iPn3hoc，一邊按捺對iPn4hoc躍躍欲試的雀躍心情。將全新的金屬匣子弄到手以後，人類迅即拆卸原來嵌在腰間的金屬匣子，將之拋棄予金屬販子、轉贈親人，又或乾脆拋棄。他們將簇新的iPn4hoc或繫在腰間，或縫在掌心，以隨意在人前不無炫耀性質地展示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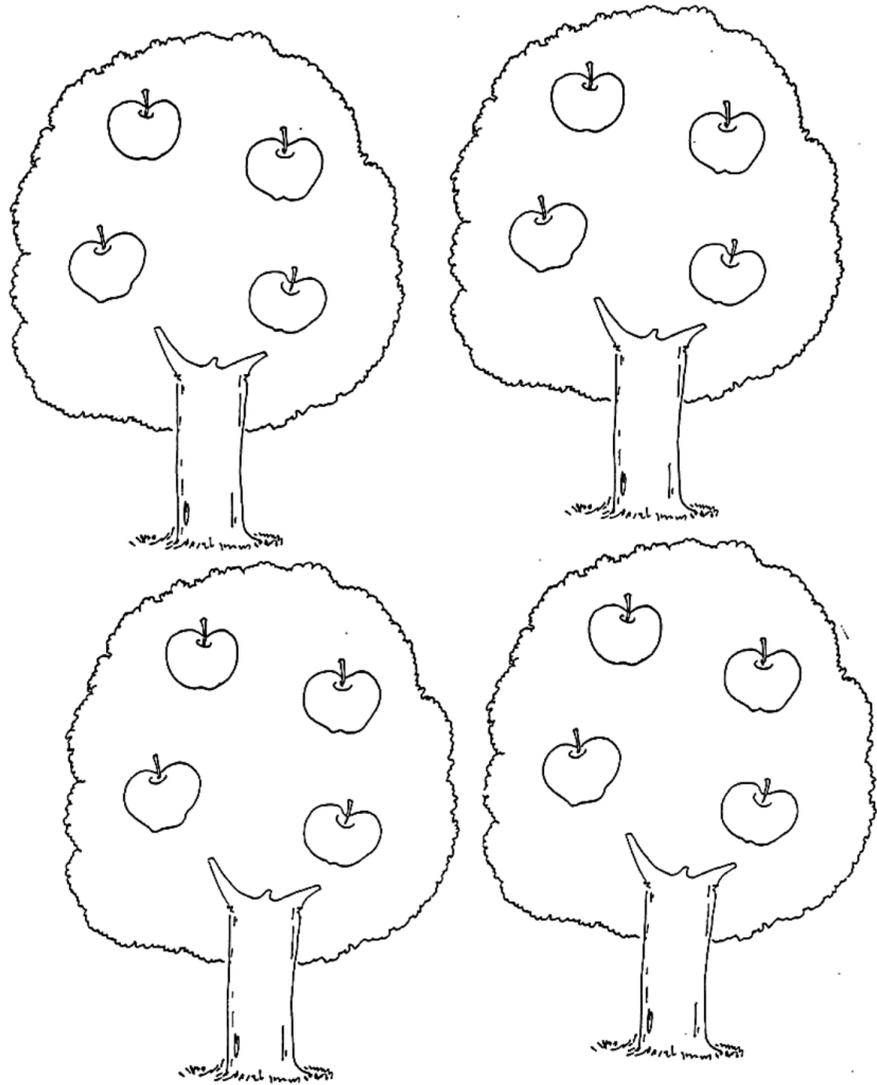
接下來，我將以宇宙星體觀察員的身份，闡述人類對iPn4hoc的倚賴。自從iPn4hoc推出市面後，H8K52城的生命體迅即被俘虜，紛紛改用此款嶄新金屬匣子。被俘虜的生命體莫不對此匣子讚不絕口，並不期然地在友人面前美言幾句，企圖說服他們歸往共同陣營。從此，H8K52城陷入分裂狀態，決裂的雙方可由其手握的金屬匣子區分。一為iPnhoc使用者，另一理所當然地是沒擁有iPnhoc的人。在人潮中他們會先亮出匣子以表明身份，待瞥見彼此手中的記認後，他們便會隨即交換有關情報，討論該換上甚麼應用程式，又或是破解匣子程式的秘方。在外來者眼中，他們無異於運用另一種語言的生物。

我開始跟蹤擁有這種金屬匣子的H8K52城人，並從觀察中明瞭我們史所記載的荒謬。在多年前，先行者曾到訪此小行星體，並伺機考察這種自詡為萬物之靈的人類，長久以來的生活模式。他們如此紀錄：一如星體上的其餘生命體，人類以嘴巴來發音，並形成語言。他們主要依賴說話來互相溝通，而這物種之間的緊密聯繫，恰恰使人類統治這星體。然而，這次我的考察卻發現，智慧人種嘴巴呈退化跡象。而導致這情況出現，歸根究底與金屬匣子的崛起息息相關。是金屬匣子，取代了嘴巴的功能。我登上人類生活慣用的大型運輸工具，詳細觀察每個生命體的舉動。裡面雖然擁擠，但卻沒人在說話，只剩下發光顯示螢幕上新聞報道的聲音。有些生命體專注地凝視金屬匣子的螢幕，在流動的光影前看得出神，有的則把指頭放在匣子上面，或不住按捺瀏覽資訊，或敏銳地按動匣子底端的小型鍵盤，藉此與

其餘生命體以訊息溝通，還有一些把匣子藏在遮蔽身軀的衣物裡面，僅僅露出連接匣子與生命體賴以接收聲音的耳朵的白色電線。對擁有iPnhoc的智慧人種來說，這扁平的黑色金屬匣子是身體的一部分。它既是嘴巴，又是耳朵。它既是人類用作思考的大腦，更是他們賴以維生的心臟。之前所述的二元對立分裂，在iPn4hoc推出後的短短幾個月，便不再出現。原因很簡單，整座H8K52城的城民幾乎已全數完成對這款金屬匣子的移植。然而作為星體觀察者，我必須為你說明H8K52城人的其中一種文化特徵。他們不甘平凡，但同時又害怕落單。他們既懼怕自己因着金屬匣子之別而在他人面前失去尊嚴，同時也討厭自己被一視同仁，淹沒於同類生命體的洪流之中。是故在他們換上編號為iPn4hoc的金屬匣子後，大多立即轉移視線搜羅裝飾匣子的配件。H8K52城乃高度商業化城市，需求上升意味着價格以幾何幅度上調。販子紛紛從鄰近的C86城進口各式各樣色彩斑斕的配件，並以成本價的數十倍出售。以H8K52城流通的貨幣計算，材料價約為數元的匣子外框，竟可以數百元的售價賣出，實乃金屬匣子侵蝕人類用以思考的腦袋的明證。

金屬匣子的珍貴同時可見於在H8K52發生的多宗搶劫案。與此前常見的偷竊案件不同，犯案的生命體傾向以搶掠的形式，明目張膽地在街頭奪去人類的金屬匣子。其犯案動機說紛紜，有道他們不過為生存而掠取匣子，藉以維持軀體所需，而另一說法則指他們僅意圖轉售圖利，畢竟金屬匣子價值非凡，被害群之馬觀龍，乃順理成章。不管是被意外奪去匣子，抑或是大意把匣子遺失的生命體，都會出現猶如染上惡疾的跡象。他們先會為事情感到莫名其妙的憤恨，然後轉即陷入萎靡與無助之中。對H8K52城的生命體來說，失去金屬匣子不僅意味着與外間失去聯絡渠道，更代表其身份以至獨立生存意義的丟失。據說，好些失去金屬匣子的生命體都萌生過自我毀滅的念頭，但苦於沒能用匣子內置的拍攝鏡頭攝下摧毀一瞬與友人分享，而隨即打消念頭。

你也許無法理解，H8K52城人對分享一詞的執着和堅持。藉着金屬匣子，他們得以與其餘生命體分享生活的一切瑣碎，比若是在等候雙層運輸



■ 網絡圖片

工具逾半分鐘，中午進食時意外發現器皿上留有一條色調為724C的髮絲，又或是在同一空間工作生命體的衣着等不痛不癢的事情。我在H8K52人類進食的場所待過好一會兒，發現即便同行的他們同坐一桌，仍是偏執地凝視各自的金屬匣子，藉以了解其餘生命體的生活概況，甚至是與同桌坐對面的生命體交談。沒有金屬匣子，他們將失去與彼此交談溝通的能力。

報告至此，相信你必然與我想法相同，認為這星球的生命體，已然退化至史前生物的文化生活水平，著實不堪一擊。要征服這樣的一個星體，恐怕無需花費吹灰之力，只管摧毀其金屬匣子，便大功告成。對不？而其實，要使H8K52城覆亡，甚至不需要毀損其金屬匣子。

請容許我在這裡，敘述那促使該城人類滅絕的一瞬。那一剎的來臨沒絲毫先兆，但其後果卻致使人類世界的停止運作。自從那一刻開始，世界徹底停止運作，一如電腦被拔掉電源一般；自從那一刻開始，人類的生命完全靜止，一如被畫上休止符的樂曲。

人類慣於在年度之間狂歡慶祝，並為自己定下好些新年目標。但這一次，所有目標都是徒然。根據人類曆法，二零一零年是二十世紀首個十年的終結，但我必須在此紀錄，二零一零年，也是人類文明的終結。踏入二零一一年，人類從此覆亡。

覆亡原因，簡單不過。他們的金屬匣子忽爾失去響鬧功能。沒有金屬匣子的響鬧，人類從此陷入永久的沉睡狀態。沒有金屬匣子的響鬧，世界自此靜止，無聲。

此致  
V86KAS921星上校

V86KAS921星二等兵編號633343謹啟  
Eatrh星人類曆法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茲以此紀念2011年1月1日iPhone鬧鐘失靈事件，以及iPhone4 面世半年。善哉！)

短載

陳貽

作者簡介：退役旅遊記者。為了練習講故仔給（不知道會不會有的）女兒聽，才寫小說。

## 清兵衛

Case 1.66

男子去到暗房時，盤狄正在跟朋友賭八張。盤狄在小鉛盒中夾出一顆紫色藥丸和着口水吞下，然後看他面前的牌。「換兩張。」發牌的莊家如是聲稱。於是他們將手上的八張牌調去度來，苦惱地抽出兩張牌，牌面向下，放到桌的中央，盤狄也是依樣地做。莊家將交出來的牌洗亂，再分派開去，各自拿回兩張牌，再組合。

男子沒玩過八張，不知如何取勝，他聞說盤狄嗜賭，尤其這個由十三張變奏出來的八張遊戲。這局盤狄沒有勝，他沒有表情地坐看牌局，偶爾吞一顆藥丸，直至眼前的籌碼全都送出去，他站起來，跟男子說：「走吧。」然後離開暗房。

「你在幹嘛？」男子問。「你以為我真的在賭嗎？我在做統計。」「做統計統計？」「也可以這樣說。」盤狄伸手到大衣內袋，大衣跟外面接近三十度的氣溫很不搭配。「我在統計運氣。我吃的藥丸令我可以感應氣場，換牌前後的氣場會有點微妙分別。抽煙嗎？」男子拒絕了，盤狄抽了口，背向男子吐煙：「你相信嗎？」「相信甚麼？」「甚麼藥丸氣場之類。」「老實講，你是在嗆藥罷。」

盤狄笑笑，跟男子步上樓梯，來到地面，是港島某間醫院的停車場，時正中午，日頭好猛。二人信步走到一架客貨車後，盤狄拉開車尾門：「她吃了一針，正快樂地做夢中——怎稱呼啊，我親愛的監工大人？」男子瞄瞄盤狄在車內的肉彈，似在昏迷。「我叫略一翹。」

\*\*\*\*\*

警員邊作記錄邊說：「你可以走。」楊璞作躬，看看錶，清晨六點半。他望望已經倦透卻不肯離開的柏驪，囑咐彭冠歷留下陪他。駱一翹接了霸太太的電話，就說：「我去借個三十萬回來。」只見他向警員略略交代了幾句，就溜了，那時，醫生趁著郭越嘉的顱內壓還沒太嚴重，迅速將他轉送到這家私家醫院，柏驪等人也迅速地移師這邊，繼續作口供。警方初步懷疑這是謀殺，而不是不顧而去的醉駕。「沒有指模？沒有毛髮？」楊璞嘗試追問。「我不會透露案情。」警員回應。

楊璞走出醫院，覺得撞向郭越嘉那架車內的紫色毛帽有點眼熟，但反覆回想這幾天的行程，卻聯想不到會在甚麼場合見到這樣的帽子。他上了的士回家，發現雪櫃上貼了字條，看看女友的黑色行李箱，已然搬走。昨晚是女友這兩周會留港的僅僅一夜，他卻沒有早點歸來。補一通電話，對方沒有回應，就改為發SMS。

洗完澡，搬開拍賣行文件、藝術品目錄，在Studio Flat正中央的床上鋪了毛巾，他攤了上去眼瞪瞪。5分鐘後決定懶理老闆可能發出的咆哮進迫，告病假，去找他的股神朋友——在這之前，他要去中環某家小店買一打Cupcake才行。

(未完)

詩意偶拾

蔡炎培

作者簡介：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近著《離鴻譜》。

## 在哈爾濱過年

從迷樓下來  
坤伶站在小陽台  
跟我招招手  
今年的清雪並不太熱

道外的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  
垂垂布幕幕遮燈  
我來給你變個小魔術  
馬迭爾賓館在深水埗南昌街

梳櫥在淺水灣  
我已經七十六歲了  
總奢望活到八十九  
海子的年歲……

試筆

彭航（何東中學 中六）

## 論快樂

打開Facebook看見好友朋的狀態更新，寫有這樣的一句歌詞：「到底快樂在哪裡有預購？」也不知道甚麼時候起，大家都有一種借歌詞來表達自己心情的習慣。但毫無疑問，從這句歌詞看出的是她當下十分低落的心情。可能是因為她被複雜的科目困擾，與家人有爭吵又或是和其他朋友產生了誤會吧，我心想。不過當然也有我考慮不到的一面。

其實快樂是甚麼？相信會有種種的答案。有些人覺得快樂是一種滿足，是一種刺激；而有些人覺得快樂是與財富、成功、榮譽掛鉤。但有時候，我真的認為我們應該追求的是一種簡單的快樂。它不需要任何的添飾、物質的支持，純粹是一種由內心發出的愉快。記得曾看過一個農夫和富翁的故事，有個整天憂愁的富翁想去找快樂，屢經失敗的他幾乎要放棄再次尋找的念頭。這時他遇上了一位農夫，於是向他農夫傾訴自己的煩惱。背着一大堆柴火的農夫告訴富翁：放下就是快樂。頓時富翁恍然大悟。尋找快樂不遂的富翁，最後被農夫點醒。問題就出在富翁尋找快樂的同時還不忘帶上自己所有的金銀財寶。這筆財富不僅使富翁每天提心吊膽，又令他擔心自己被別人暗算。試問富翁的快樂從何而來呢？

從故事裡，我們不難發現，其實快樂是和自己的心境有關，並非和一個人的身家財富相連。我們有時候會和那位富翁一樣，有着很沉重的壓力，根本感覺不到快樂。我們覺得很失意，因為和朋友的爭吵，考試的不理想等等。但我們就真的沒有快樂的時候嗎？我們只會記得那天的不開心，卻忘記在那天我們依然度過了很美好的時光。

快樂地生活着，無疑是我們每個人所嚮往的。但有時候卻覺得它遙不可及，原因並不是我們缺少快樂的理由，而是我們太執着於眼前的煩惱。如果我們能將心胸放寬一些，將眼界拓廣一點，一切順其自然。這樣既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充滿快樂，說不定還可以將快樂傳染給別人，又何樂而不為呢？

關了電腦，我還是不斷地想着。不禁想起童話劇《青鳥》，兩個小朋友為了尋找可以帶來安祥、能治癒病痛的青鳥，跋山涉水地去了很多地方都沒能成功，但最終卻在家中的鳥籠裡找到了牠。我們也許會感嘆兩位小朋友的天真和無知，但往往忽略的是我們自己汲汲營營到外面尋找的那隻「青鳥」，其實也就在自己的身邊。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